

我们的行走

今年中秋连着国庆，长假多了一天，又赶上高速路免费，心里盼着这个长假，又担心到处人满为患。电视里说，光北京城，国庆期间每天要多出50万辆来京的外地汽车。这家伙，人挤人的，还不跟下饺子似的？

再好的风景，也容易被摩肩接踵破坏。放翁诗“人情静处看方见”，说得正是。如此长假期间，寻找人少、安静的那一片清幽之处，风景和人才彼此相悦，两厢相宜。到哪里去找呢？尤其是北京城里边，能到哪里找到闹中取静的一方绿洲？

一般情况，我会到北京市教学植物园里坐坐。那地方，就在闹市之中，二环之内，龙潭湖公园的西南，藏在一片高楼下。沿一条清静的小街往里走几百米，便看到它的大门，植物园的名字是前北京市市长彭真题写的。近在咫尺的龙潭湖公园游人若织，人声鼎沸，这里却有洞天，一下子像经过了过滤器一样，人少，市声也少了下来。如此清幽之地，满北京城，不知哪里还能够找到第二家？

门前的空地不大，紧连着街道，停车是绝对不行的。本来就是为了教学之用，主要接

当我的祖国迎来她63岁生日时，其中一个礼物，送给了即将奔赴远方的人——高速公路取消收费了。我的诗人朋友老鲁听到这个喜讯以后，张开双臂拥抱我，朗诵他写给国庆的诗：“祖国啊，让我亲吻您的大地……”鲁诗人已经和我商量好了，由他驾车，乘浩荡秋风，奔赴5000里外的西藏。我的双腿，早已忍不住颤动起来。

这个假期，有人奔波数千里只为圆一个朝圣的梦，有人却独具慧眼于身边闹市觅一片幽境；有人徘徊江南古镇感受婉约之美，有人却流连蜀地一饱口腹之欲……

每个人的行走，都会收获不一样的风景。美的其实不是风景，而是自己心里的那一个世界。

编辑：孔昕
美编：刘冰霖

闹市寻幽

肖复兴

待的是学生，配合小学自然课和中学生物课的学习。上世纪50年代建这座植物园时，这里还是郊外的一片农田，几十年的沧海桑田变化，北京城像水墨画一样把四周润开，涸得越来越大，新北京城已经把它包在紧里边了。一般人，不是不知道它，就是忘了它，愿意舍近求远，紧盯着那些名声大或新派的景点，而不惜千金，动用自己的车轮子，飞蛾扑火一样扑过去。

门不大，里面的膛却不小。走过去，往左是林木区，往右是草本区，再往右走，是农作物区。这是我的划分，不那么准确，但八九不离十。

林木区，树木繁茂，种类繁多，再过一些天，深秋时分，树叶变色了，五彩斑斓的，会更好看。到这里，会自觉不自觉地识得好多你不认识的树木，就像小孩子识字一样，总会有意外的惊喜发现，会突然出现一株你从来没有见过的树，摇曳着被阳光反射得碎金子一般跳跃着的叶子，像童话一样闪烁在面前，给你一种惊艳的感觉。

当然，如果你带来一本书，躲在一棵树的树荫下，倚靠在树根旁，会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尽管没有公园里的长椅，但泥土和树的气息，伴随着书的气息，会是都市里最芬芳的

气息了。如果有鸟飞来，一地绿荫鸟相呼，是最惬意的时候了。独坐在这里读书，一个人庆祝国庆，滋味不同寻常。

有时候，我会想起俄罗斯的作家普列什文，在他的那本《林中水滴》著作里，描写了那么多树木，还有树叶间那么多的小虫子，都显得那么可爱和富有灵性，和这里的情景虽然不完全一样，但那气息却是相似的。便想下一次得带《林中水滴》来读，但下一次总会忘记了带。

草本区，以各种各样争奇斗艳的花为主。因为不是木本的，显得更加随意而洒脱。它们只是种在泥土里，随着土坡高高低低地长着，和公园里特别是中山公园唐花坞的那些剪裁得整整齐齐的花，栽在花盆里单摆浮搁的名贵的花，完全不一样。它们更带有田野的气氛，色彩不那么艳丽，花朵不那么硕大，但一片片匍匐在那里，摇曳在那里，质朴，却那么的不可一世。你像是走在了乡间的土路上，但乡间不会有这么多花，像是在开国庆联欢会一样，热闹地聚集在你的面前。它的前面有一片水池，里面种着一些水里生长的植物，可惜，睡莲已经败了，蒲草和蓼花都没有盛开，但花浓草静，竹细池幽，别有一番味道。

五千里奔西藏

李小米

去西藏，朝圣者的路，一直在我的心灵轨道里、灵魂旷野中，延伸到另一个男人的中年季节。在影像里、文字中，每当看到西藏的身影，就触电一般被吸引住。哎，与我心灵神交的西藏，就像一次可望不可及的爱情，在岁月深处，在时光背影里，她一直对我娇羞蒙面，欲说还休。多少个夜晚的神游中，我骑着一匹草原上的黑骏马，以一个抒情诗人的姿态，穿过西藏的莽莽草原，穿过千万年的风。纳木错湛蓝的湖水，喜马拉雅山上的雪，就是我梦境中的巨大背景。一个诗人在游牧西藏，身边的霓虹灯、车水马龙、衣鬓香影，这些城市的图案，全都与我无关。我只要伸手可触的蓝天，只要沉默地面对那些匍匐在朝圣路上的沧桑背影，只想在我奔驰后感到

疲倦时，在草原上喝几口湖水躺下，或者，乘风归去，睡在蓝天软软的云朵里。

对西藏的迷恋，让我像一个被爱情灼伤的男人，在白天的行走中神情恍惚，在夜晚的梦境中又花一样开放。当我整日面对蜘蛛网一样的人际关系，面对汗牛充栋的公文，我就一次次起身，打量墙上中国地图上的西藏。我拿起一支修改公文的铅笔，圈点那些神交已久的地方，日喀则、昌都、墨脱、雅鲁藏布江、念青唐古拉峰……我多像一个身披战袍的将军，当我翻阅这些地方时，我又忍不住想起一位英雄，他就是格萨尔王。格萨尔王，当你在草原上拔剑而起统帅千军万马时，请让一个握笔的诗人也化作一股长风绕着你的战旗飘扬吧。我要放下这软弱的

抓住我的胃的地方

徐俊霞

煎蛋面的名号，其实大可不必冲着名气去排队，随便走进一条背阴小巷，随便找一家小吃店，你就能吃到地道的抄手、水饺、包子、煎蛋面。正所谓蓬门荆钗不掩国色天香，市井民间才是美食的藏龙卧虎之地。

成都的饮食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一两起卖，我寻思着，谁能拿捏得这么准呢？可是成都大大小小的馆子，一两的抄手、一两的水饺、一两的面，服务员端上桌的时候，连我这个资深家庭主妇都自叹弗如。一两担担面、一两抄手让我的胃毫无负担，尤其是一两面，对我刚刚好，不多不少。

我在散步的时候偶遇一家小店，老板自己包叶儿粑、冻粑，都是用糯

米做的，虽然叶儿粑和冻粑可以热着吃也可以凉着吃，但对于肠胃不好的人来说，还是热的叶儿粑和冻粑好吃，对胃没有损害。

冒菜据说是成都女子的最爱，有段日子不吃一顿冒菜，就会像思念情人一样格外想念。我试图给冒菜找一个契合的比喻，冒菜的做法类似东北的乱炖和家庭小火锅，但又好像不恰当，冒菜就是冒菜，一种民间特别的烹制菜肴，麻辣鲜香，荤素搭配，吃过之后，身上微微发汗，非常过瘾。冒菜非常下饭，你如果吃不了麻辣冒菜，不妨加一碗米饭，包你胃口大开。

撒子豆花是离开成都前我和朋友去吃的，原来这豆花就是豆腐脑。

农作物区的前面，一排木篱笆，一座草门，道士门楼，简朴，会让人想起杜甫草堂，花径与蓬门交映，篱笆上开满紫色和红色的牵牛花，田园风味浓郁。进去扑满眼帘的先是葫芦、南瓜满架，再里面会有田埂出现，种着蔬菜麦菽，让人想起叶圣陶老先生年轻时在苏州甪直小学后面的那片叫做生生的农场，其实就是这样一片农作物的田地，如今如城市里的隐士一般，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似的，在那里随意地长着，任你看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如果你能够格外地感受到一百年前叶圣陶先生和一百年后的我们的教育理念，在这一片农作物区里，没有进化，只有变化，大概是属于你今年国庆节额外的收获了。

再往前走，还有温室和树化石。不过，一般我不会去了。温室毕竟赶不上香山植物园的，树化石立在那里，孤零零的，也缺少了前面树木花草和农作物的盎然生机。这时候，落日熔金，归巢的鸟也都扑闪着驮着晚霞的翅膀，鸣叫着在园子里的树顶上绕了。我们也该打道回府了。沾满衣襟的，会有花草树木和泥土的清香，幽幽地伴你回家，陪你一起等待华灯初放和节日的礼花腾空。

笔，握紧你赐予的长矛铁盾，行进在千里草原上，铸造一个男人的钢铁意志……

西藏带给一个男人太多的遐想，赐予一个男人太多的心灵宝藏。我小心翼翼地穿过马路斑马线，眼里却涌动着草原上无边的绿浪。我在自己的阴影中行走，却又恍惚看见草原上湛蓝的湖水倒映着我的身影，湖水荡漾着，让我一点一点地亮起来，最后通体透明，高原的风穿过胸膛，我成了一片鼓满了风的帆。

西藏在呼唤我，我在重重的山峦中听见了。西藏在等我，喜马拉雅山上千年不化的积雪，就是为了一个最美的相约。这个假期，让我和诗人一起出发吧，背起简单的行囊，亲爱的人，你也要陪我上路。

“小谭豆花”的生意很好，上座率很高，翻台率也很高，店里熙熙攘攘，热闹非凡。

每一道小吃都有故事，每一道菜都有着典故，虽说川菜早已经遍布大江南北，但只有成都的美食既便宜又正宗。漫步成都的大街小巷，我边走边吃，换着花样用心品尝各类小吃，用美食宠爱着自己。

俗话说，抓住一个人，先抓住他的胃。成都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确切地说，成都抓住了每一个旅人的胃，不管这胃是生猛的还是娇贵的，不管这胃是挑剔的还是随和的，在这里都能找到归宿。趁着长假，不妨来进行一次美食之旅吧！

枫泾古镇，潜伏在上海的艳遇

马婧倩

流水、人家”在这里得到很好的诠释。在枫泾，码头三步一设。既然身着土布蓝褂子的船娘热情招呼，那么就荡舟一回好了。乘着船，看着流过的景色，吃着当地的特产，听着咯吱咯吱的摇船声，随着橹的荡漾，我的心也一起荡漾。

枫泾最有名的当数小巧玲珑、构筑典雅的枫泾三桥。周庄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以陈逸飞所画的《双桥》而出名，其实枫泾三桥也是别有风味的，清风桥、竹行桥、北丰桥，三桥相连，连接河岸茶楼、长廊，串起众多的景观，三桥景区的两岸，老屋河埠，石桥流水，浓厚的古色古香味道。

和平街上有个“三百园”，石砌院

门，三进大院，门头上方的“三百园”三个字是由漫画大师丁聪所题。这里是三个收藏展出百姓民俗用品的收藏馆的合称，分别是百灯馆、百篮馆、百行馆。在馆里，像平常用的灯和篮子这么家常的东西，也被细心的当地人搜罗来。煤油灯、马灯、探照灯，什么年代的灯具都有，现在看起来还都很有味道。百篮馆设在中间一排楼房，前有庭院，一只巨大的古代元宝篮仿制品，摆放在庭院一侧中央，成为百篮馆的标志。百行馆中那个正在切肉的张飞被尊为屠宰行的祖师爷，着实有趣。

别看枫泾的规模不大，画馆和名画家祖居却是三两步就能撞到一个。所谓“三画一棋”（即漫画家丁聪、

国画大师程十发、围棋国手顾水如、金山农民画）集于枫泾一镇，是国内罕见的一种地域文化现象。站在枫泾小河边，思绪在千年岁月里来回穿行，丁聪、程十发这些枫泾名人虽已是过去时，但他们的精神仍引得今人奋起直追。

穿梭游走在古巷幽弄，一幢幢木楼，一扇扇花窗，一只只竹篮，一盏盏明灯……仿佛踏入了时光隧道，不知今夕是何年。我带着依恋离开古镇，我想我会再来枫泾的，到时候，再约上三五好友，乘上游船，斟上一杯枫泾黄酒，尝尝天香豆腐干、桂花状元糕，在大红灯笼的晃荡中，在摇橹声中沉醉入梦……